

▼ Shubhroparno 甫抵達中大，即被校園優美的學習環境吸引。



Shubhroparno Halder 放棄帝國學院 印度漢子入讀中大 廣結良朋拓闊視野



▲ Shubhroparno 的雙親來港出席其畢業典禮。

Shubhroparno Halder（19 歲電子工程學）因為難忍印度嚴苛的大學入學試和瘋狂補習氛圍，18 歲決定出國留學，他放棄當年排名世界第一的倫敦帝國學院電子工程學系，來到香港入讀中大。由抵埗首日即害怕得想逃回印度，數星期後卻愛上中大和這城市，全靠在校內結識了一班來自不同國家和背景的好友，讓他找到歸屬感，而且啟發了其事業發展路向。他更成為今屆晨興書院校友會的委員，期望凝聚跨年代的畢業生，在人生路上繼續互相扶持。

不滿印度嚴苛考試制度

Shubhroparno 生於印度一個中產家庭，父親是他的榜樣，「家父生於一個貧窮的村落，在簡陋的村校上學，窮得沒有鞋穿。他 6 歲開始每天赤腳步行 2 公里，到一位知識份子家中閱讀報紙，自學英文。當他 12 歲到村外升讀中學時，學校距家

12 公里，不能步行上學，他終於獲得人生首雙鞋子及一輛單車，其後修讀工程學，爸爸成為村內首位高中畢業生。」

Shubhroparno 自小學業成績優異，夢想成為電子工程師。然而，進入工程師的殿堂學府——印度理工學

院 (IIT)，卻是高中生的惡夢。想報考 IIT，必須先在全國統一的高考中成為尖子，方可參加 IIT 特設的入學試，而錄取率更低於 2%，因此催生了扭曲的補習市場，「考生每天接受 12 小時以上的『雞精』課程，這制度令我喪失學習的樂趣和動力，於是父母建議我出國留學，目標是倫敦或香港。首選倫敦帝國學院電子工程學系，並成功獲取錄，但聽說外籍畢業生在英國的就業前景不理想，加上學費高昂。其後，中大電子工程學也取錄了我，並頒予全費獎學金，我決定來這城市尋夢。」

迅速愛上香港國際都會

Shubhroparno 當時對香港零認識，出發前在網上搜尋有關香港的資訊，「維基百科指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，曾來港出差的父親也同意；然後我再搜尋香港初級工程師的平均月薪，約 \$12,000 至 \$14,000，跟 IIT 畢業生相若，我根本不知道香港的生活指數有多高，以為尚算不錯。」



▲ Shubhroparno 愛上香港的大自然環境，閒時會登山看海。

甫抵達中大校園，Shubhroparno 被大片草地和未圓湖等深深吸引。然而，當他得悉自己是當屆唯一的印度裔國際學生，加上附近的火炭區不如想像，他擔憂難以適應，「我哭著致電家人，想返回印度。直至當晚迎新營的台灣室友現身，他帶著我去探索新環境，我認識了 25 位國際學生，他們十分友善，又耐心教導我使用筷子，很窩心。短短數星期，我已愛上中大和香港，最喜

歡吃燒賣、魚蛋和到沙田、旺角逛街、看電影。」

期望回國從政

Shubhroparno 指由於工程系學生九成是男生，許多人把他們標籤為「毒男」，他卻很享受與人交談，晨興書院的特色是國際化，結識來自不同學系和背景的學生讓他拓闊視野，更改變了他的志向，「我最初一心想成為電子工程師，來港首兩年曾任兼職硬件工程師，才發現自己其實並不太適合。三年級時，一位在投資銀行實習的台灣好友向我介紹其工作範疇，我感到金融工作富挑戰性，於是休學一年到一間銀行當實習生。」

Shubhroparno 現時在投資銀行任職分析師，計劃未來兩至三年仍會留港工作，期望將來到哈佛大學修讀 MBA，副修政治學，「入讀哈佛是爸爸的心願，我希望代他圓夢。長遠而言，我想回印度從政，以推動改革去解決當地的社會問題，特別關注環保、女性權利和兒童發展。」



▲ Shubhroparno (右二) 在中大結識多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好友。



▲ 2019 年，姊妹結婚時，Shubhroparno (左二) 的中大好友和香港朋友專程到印度飲喜酒。